

檐下听雨



一个夏日午后,身处水乡犁桥水镇,暑气蒸腾,天地间闷得像一口密不透风的蒸笼。我静坐古檐之下,不多时风卷云涌,天色骤暗,一阵清凉扑面而来。紧接着,雨点便噼里啪啦砸在檐角,先是疏疏落落,转瞬便连成一片,哗哗作响,听得人心头十分爽快。

久居城市,终日被车流人声、热浪喧嚣包围,高楼之上只有密封玻璃窗,再无青瓦屋檐可听雨声,这般檐下雨韵,早已成了遥远的念想。此刻在这古意水镇,重闻如此酣畅淋漓的雨声,倒成了难得的清趣。静静听着,凉意便顺着风声雨气漫进窗内,漫上心头。侧耳细辨,雨点打在瓦檐上清脆利落,落在阶前沉稳厚重,连风吹枝叶的声响,都跟着润了几分,全然没有春日的绵软,多了几分夏日的痛快。

这雨声,一下子拽回了儿时乡下的夏日时光。那时的青瓦屋檐下,每逢夏雨来临,从不是偶然听见,而是扑面而来的热闹。老家屋檐低,雨一急,水珠便顺着瓦楞成串落下,像一道小小的水帘。我常搬个小板凳,坐在门口檐下躲雨,看雨柱斜斜倾泻,听雨点噼里啪啦敲打着屋顶,把整个小院都裹在一片清凉喧闹里。

古人有云:“骤雨过,珍珠乱

糝,打遍新荷。”老家的夏日,正是这般模样。一场急雨说来就来,洗去满街燥热,傍晚时分,雨势渐收,檐角还滴着残雨,水汽混着泥土与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。我会赤着脚在阶前踩水,看麻雀抖着湿淋淋的羽毛在檐下梳理,听蛙声渐渐从塘边响起,伴着檐下滴答的余韵,成了夏日里最安心的声响。那时的檐下,雨带清风,声伴蝉鸣,藏着最畅快的人间烟火气息。

乡下的夏雨,是不拘小节的。乌云一聚,说下便下,酣畅淋漓,从不拖泥带水。奶奶坐在檐下摇着蒲扇,看着漫天雨幕,也只温声笑说:“下透了就凉快了,庄稼也解了渴。”夏到人间,风雨坦

荡,雨声也自在豪放,没有半分拘谨,如同院中的浓荫、塘里的荷花,热烈又舒展。

城里的雨声,总少几分天然意趣。高楼间雨来得急、停得快,难有绵长余韵;街头巷尾的雨,伴着喧嚣嘈杂,难得清静。韦应物道:“漠漠帆来重,冥冥鸟去迟。”那是夏日最清雅的画面,而檐下听雨,便是这幅画里最灵动的笔墨。

檐下听雨,最易让人想起宋人蒋捷的词句,他以一场雨写尽一生心境,恰与我此刻的感触相通:“少年听雨歌楼上,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,江阔云低,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,鬓已星星也。”少年听雨,听的是庭院嬉闹、无忧无虑的热闹;壮年听雨,听的是异乡奔波、世事辗转的漂泊;暮年再听雨,听的是尘嚣看淡、心境安然的从容。雨声从未更改,只是岁月流转,听雨之人的心境,早已在时光里慢慢沉淀。

此刻檐下听雨,我才算真正懂得——这声声夏雨里,藏着盛夏,藏着故乡,藏着最酣畅、最朴素的人间清凉。雨声清越,足以治愈满心浮躁。儿子在一旁笑着说,眼前这番景致,像极了乡下奶奶家老屋檐下的夏日,骤雨敲瓦,凉风漫庭,满是温柔与清凉。

陆冬英

烟火漫晨光

天色微明,我和母亲去赶早集。刚走到早市路口,一道淡橘色的晨光斜斜地落下来。

包子铺前刚出炉的包子冒着白气,神气活现,像是在招揽食客。几个人围过来,摊主迅速从挂钩上扯下塑料袋,夹子左右翻飞,包子跳进塑料袋。有人接过包子边扫码边大口吃,有人坐在板凳上就着晨光小口细品。顺着晨光照进巷口往里走,马路两旁的摊位次第铺开,瓜果蔬菜、生禽熟食,让人应接不暇。

城市里攒下的疲惫,被这沾满草木香的晨光慢慢揉开。一口热面下肚,闲话漫进风里,紧绷的神经终于松下来,重新攒满了温暖的活力,准备再次出发。

黎煜真

苦夏有茶

大暑的午后,汗珠子顺着脖颈往下淌,衣裳黏在皮肉上,说不出的烦腻。这时候若是有一碗热茶端到面前,你先是抗拒的,心想已经这般热了,怎么还要喝滚烫的汤水?

祖父时常说,夏天就该出汗,出透了才叫消暑。我从前是不喝伏茶的,幼年时祖父端着碗追在我身后,我满院子跑,嫌那股苦味难以下咽。如今祖父年岁已高,再无力添柴烧灶,守锅熬茶的人换成了我。我把熬好的茶端到他手上,他喝一口,点点头说“够了”。

那碗茶就放在我手边,从滚烫放到温热,再从温热放到不烫嘴。我一口一口地品着,蝉声依旧在头顶聒噪,日头依旧白晃晃地照着院里的石阶,但奇怪的是,这些都不再让人烦躁了。

苦夏有茶,这四个字忽然在心里清晰起来。并非茶消了夏的苦,而是茶教人学会了和苦共处。人一旦能和苦共处,这苦夏就不那么苦了。

叶正尹

林间漫步

郝兴燕

蝉声漏下
光斑在叶脉上
慢慢走
苔藓吸饱了雨水
把脚印
一一收藏
风来时
整座林子都在晃
却没有一片叶子
真正落下
我停下来
和一棵老橡树
交换了影子
它把年轮里的雷声
借我听
我把掌纹里的河流
给它看
暮色从树根升起
有人唤我
名字落在草尖
像一粒
不肯坠地的露

远山含黛色如画

小时候,山在课本里。老师说“远山含黛”,我就在作业本上画一道弯弯的线,涂成青色,觉得那就是山了。可画完了总不满意,那线太直,太规矩,不像老师说的那样,“含着”什么。

第一次真正看见山,是十二岁那年,跟着母亲去外婆家。快到村口的时候,母亲突然指着前面说:“你看。”

天边横着一道青灰色的影子,淡淡的,像谁用毛笔蘸了清水,在宣纸上轻轻抹了一下。那颜色说不清楚,不是蓝,不是绿,是那种刚刚下过雨的天,洗透了之后透出来的底色。山顶上绕着几缕薄雾,像是山在呼吸。

我愣在那里,说不出话来。

母亲拉着我继续走,边走边说:“那是伏牛山,外婆家就在山脚下。”

那是我第一次知道,原来山可以这么远,远得像一个梦;又可以这么近,近得你一抬头,它就站

在那里等你。

后来我常去外婆家。夏天傍晚,搬个小凳坐在门口看山。山色随着天色变,黄昏时是紫黛色,像母亲围裙上褪了色的印花;下雨前是灰蒙蒙的,像谁把墨汁泼在了宣纸上,洇得到处都是;晴天傍晚最漂亮,夕阳给山镶了一道金边,山体反而暗下去,沉下去,像一块巨大的青玉,卧在天边。

外婆说:“别看山远,山里住着神仙呢。”

我说:“神仙长什么样?”

她想了想说:“神仙啊,就是你心里想着的那个人。”

去年外婆走了。我赶回去奔丧,站在门口,看着那座山。山还是那个颜色,雾还是那样绕着。可我知道,山里的神仙,又多了一个。我突然明白了,山之所以含黛,是因为它把所有的想念,都化成了颜色。远山含黛色如画。画里的人,画外的人,隔着这一笔青灰,谁也不说话。

林怡静